

閒話伯勞

上周參加徒步，穿越一片叢林時，突見刺槐樹枝尖刺上掛着一隻曬乾的死蜥蜴。不一會兒，一座廢棄的葡萄園的鐵絲圍欄上，又有一隻小青蛙的乾屍。這要是陰沉天氣，如此邪性的氛圍，免不得要讓人「悚出一然」。本以為是頑童的惡作劇，但見多識廣的領隊淡淡地說：「伯勞的傑作。」

這是第一次領略伯勞的霸氣，對於腦海中的伯勞形象，實在太過顛覆。也許受成語「勞燕分飛」的影響，一早對伯勞留下了溫情的刻板印象。《西洲曲》中那「日暮伯勞飛，風吹烏相樹」更是讓人心馳，以至於每每讀到魯迅、周作人兄弟的小說散文中出現烏相樹時，就會聯想到一隻伯勞倏然從旁飛過。

南方的伯勞，比北方更常見。詩人們對這種小鳥也多不吝美詞。記在梁武帝蕭衍名下的「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創製了《東飛伯勞歌》的譜式，引後世許多人仿效。比如，他的兒子蕭綱就有：「西飛迷雀東羈雞，倡樓秦女乍相識」；文學家江總寫下：「南飛烏鵲北飛鴻，弄玉蘭香時會同」；並稱「明初詩文三大家」的劉伯溫、高啟分別吟哦了：「南飛鷓鴣北飛鷓，黃昏鳴雞白日燭」「前飛蜻蜓後飛蝶，桃葉楊枝每相接」……但是，總感覺都比不上勞燕分飛的意境，不是嗎？

未曾想伯勞外形猶如懂懂乖巧的「小白」，內裏卻是老練兇殘的「殺手」，有「屠夫鳥」之稱。看着蜥蜴、青蛙扭曲撕裂的遺體，伯勞簡直半如「開膛手傑克」，半如將幾千名俘虜沿着羅馬大路釘在十字架上的克拉蘇。

文學家與科學家眼中兩幅伯勞的面孔，影影綽綽重疊在一起。其實，自然界很多事物都如此。人類千百年來感嘆「只羨鴛鴦不羨仙」，其實鴛鴦才不是一夫一妻的典範，每年都換伴侶。



瓜園蓬山 gardene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拒絕直播的故宮

六月十五日，故宮博物院發布了「參觀須知」和「禁止攜帶物品目錄」，明確規定「禁止在展廳內開展自媒體直播」。暑期旅遊黃金檔即將到來。六百多歲的故宮將享受一個更寧靜的暑期，而遊客也將享受一段更舒適的參觀時光。我想，故宮拒絕直播必是經過了反覆權衡的。畢竟，直播在今天司空見慣，直播帶貨、直播授課、直播觀展……世界上彷彿已經沒有什麼東西是不能直播的了。拒絕直播，好像與世界作對的唐吉珂德。

應該說，在博物館裏搞直播，客觀

上起到了文化傳播的作用，對於無法來到現場的「觀眾」而言，看看直播，過過眼癮，擴展視野，增長見識，不失為一件好事。但是，直播的質量和直播者的素質有着直接關係。尤其是在故宮這樣文化積澱深厚的地方，一磚一瓦，一草一木，要講清楚來龍去脈，都不是容易的事。即便一言不發，只是鏡頭緩掃，慢慢呈現，如何取景，也大有講究。

如果拍直播的是博物院內部專業工作人員，或者具有專業素養的志願者，那麼，他的直播確乎可能成為知識傳播

的殿堂，但如果手持攝像頭的是只想吸關注、賺流量的網紅，直播八成會變作「文化垃圾」的製造場。以我不多的直播觀看經驗，道聽途說段子、似是而非的「歷史」、荒誕不經的靈異，恰是一些播主最熱衷的，說起來總是眉飛色舞，口沫橫飛。

故宮拒絕直播，與其說是作出了一項具體規定，不如說是宣示了一種文化態度。而以故宮在文博、旅遊界的地位，想來還會帶動後來者仿照作出類似規定。緊接而來的問題則是拒絕之後怎麼辦？一紙規定，可以拒直播於宮門之

外，卻無法拒絕不斷增長的文化需求。因此，我們期待看到故宮以及更多文博機構開設官方直播，用專業的知識和精湛的製作，實現「良幣」驅逐「劣幣」，幫助更多人在直播參觀中獲得文化享受。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冷門」專業

內地高考近日放榜，目前進入填報志願時間。從曾經錄取分數極高的熱門專業，到今天部分人認為的冷門，文學給人日漸冷落之感。內地一位網紅老師說「孩子非要報新聞學，我一定會把他打暈」，這句話其實也在說，如果孩子非要報文學，一定把他打暈。在內地，不少高校都把新聞系與文學系「捆綁」，合設為「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網友無情調侃，這猶如對資產進行「壞賬打包」。

今年，內地一家文學雜誌招六個編輯，結果有六千人報名，都是碩士、博

士以上學位。就業前景是父母和學生選擇專業的主要參考，虛而不實、學了無用、畢業不易找工作、薪資低，卻是文學專業給社會的普遍印象。難怪經常有人發問：文學有何功用？主修文學還有意義嗎？

記起作家葉兆言說，他的江蘇籍同鄉、作家高曉聲特別喜歡重複一個段子，稱有四個人要過河，擺渡人要他們拿出自己最寶貴的東西，否則就留下來。四個人中，有錢的用錢開路，大力士亮了拳頭，做官的允諾可以給擺渡人換一份更舒服的工作，只有作家無計

可施。天漸漸黑了，還未渡河的作家又冷又餓，想到家中妻兒，不禁仰天長嘆，說自己平生未做過孽，為什麼無路可走。這一聲長嘆讓擺渡人聽見，擺渡人說這才是你最寶貴的東西，我送你過河吧。

高曉聲還進一步發揮這個故事，說擺渡人改行後，那位作家便當起了擺渡人，他突然明白：自己的工作性質和擺渡人是一樣的。擺渡人！每個作家都猶如一位擺渡人，這是多麼準確地對文學意義的概括。

而務實來講，文學畢業生也並不全

是如那句歇後語：冰塊掉進醋缸裏——只有「寒酸」。很多讀者應該記得，前幾年香港富豪刊登招聘廣告，開價百萬年薪給公司招聘「中文主任」。這說明，文學專業不缺「千軍萬馬」，而是「一將難求」。專業是熱是冷，與未來發展有關係，但最重要的還是自己打磨自己的成色。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熟年》完播之後

三十九集內地電視劇《熟年》日前播映完畢。這類家庭倫理劇表面上沒有什麼具體故事，情節都是日常生活的瑣事，在現今追求官能刺激的媒體領域，似乎並不容易吸引觀眾。然而，家庭永遠是人類社會的核心載體，不管世界如何激盪，社會如何變遷，人們只要回到自己的家，總能獲得一份庇護和關懷。婚姻制度就是維護家庭的其中一種主要元素。

《熟》劇從開首至中後段劇情，主要以倪家的媳婦和女兒作為主軸角色，

表現熟年女性在事業和家庭之間的突出地位。這些女角的另一半——劇中的男性角色，都被描寫得較為窩囊。二媳婦張春梅的丈夫偉強是知識分子，但卻無緣無故地向春梅提出離婚，令整個倪家突然陷入崩潰局面。大媳婦吳二琥是平凡的家庭女性，丈夫偉民是勞動階層，平日只會唯唯諾諾，沒有主見。他們的兒子俊沒有經濟能力買房而自立，其妻子紅艷與家翁及婆婆共住，媳婦爭執成為慣性戲劇矛盾。

《熟》末段劇情逐步平衡兩性的位

置，原本窩囊的男性角色都有其潛藏鬱結。偉強背負教授及學術研究的擔子而患上憂鬱症，雖然與春梅已辦理離婚手續，但二人仍然關愛對方，劇中用語是「與家人無異」。偉民盡力為兒子買房之事提供經濟援助，也是一位盡責和稱職的父親；末段他向一對遭受家暴的母女施以援手，因而被二琥誤會出軌，無端的風波對老夫老妻的感情作出試煉。俊努力進修尋找穩定的職業，決不願意「躺平」，只望與妻子共享小口之家。全劇尾聲都是「之後」發生的事

情，全部都是大團圓結局，雖說有點陳腔濫調，但對當代追求無負擔和無責任戀愛的年輕男女，就像是警世箴言。偉民說：「夫妻之間的感情，就是需要堅持、堅守，而且要進行不斷的抗爭……」「抗爭什麼？」二琥反問。「外部的誘惑。」偉民如是說。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我與村莊》

國鋼琴家、指揮安德烈·普列文攜手皇家愛樂樂團聯袂獻上。封套選擇的是夏加爾早期代表作《我與村莊》。

從俄國搬到巴黎後一年，時年二十四歲的夏加爾完成了這幅著名的、具有豐富思鄉情結的《我與村莊》。在如調色盤一般色彩斑斕、具有醒目撞色的畫布上，畫家漫長生涯中最具辨識度的藝術語言已初見端倪：畫面最吸睛的部分在於一隻白色山羊和掛着十字架的綠臉男子的相互對視——羊是在其畫中頻繁出現的動物之一，人與家畜的協作共存也是鄉間生活的必備元素。他們的鼻子、臉頰和下頷被交叉的線條、大小同心圓，以及碎片化的多

彩色塊所分割，展現出夏加爾對當時流行的立體主義風格嫺熟的解構表現手法。

在細節方面，無論是在羊臉上正在擠奶的農婦、頂端家鄉維特布斯克的東正教堂、倒置的村莊和農婦面朝打着鐮刀的農民，以及下端男子手持的彩色植物，均流露出畫家濃郁的思鄉情懷。畫作由夏加爾的密友、詩人布萊斯·桑德拉命名，一語雙關地映射出前者與家鄉的深厚情懷。男子彷彿暗指畫家本人，以清澈且純真的眼眸與羊對視，直面其深愛的家鄉。

「碟中畫」斯特恩演繹兩首現代小提琴協奏曲／《我與村莊》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AI剪接

朋友興沖沖向我推薦一款AI剪輯軟件，說是功能特別強大，只需將普通話視頻上傳上去，就可以直接生成英文配音的視頻。我一聽，眼睛都亮了，科技已經這麼發達，AI已經如此強大了嗎？

第一時間上網親測，對於我這樣一個只完成了註冊卻沒有花一分錢的「非會員」而言，系統有一些限制，包括「最終視頻僅能下載原視頻前十五秒」以及英文AI配音雖然提供了十六款不同的AI聲音可選，但免費非會員只能選擇其中四款基礎版。既然只是測試，十五秒的時長足夠了，我迫不及待上傳了一條有背景音樂、有普通話配音的廣告片，按下了「導出」按鈕。

不到五分鐘，成片已經準備妥當。下載下來一看，我頗有些失望：從配音的角度看，雖然完成了「普通話—英語」的轉換，但成片將原本的背景音樂全部抹去，只剩下頗為僵硬的AI配音；從翻譯角度看，大概也就是Google翻譯的水準，平常句子尚可接受，一旦中文

有些許修辭，就只能翻譯出字面意思了。總而言之，功能的確是有，質量則有待提高。

細想了一下，這款軟件的功能雖然看起來很強大，但拆分開來也無非是「將語音變成文本」、「語言翻譯」、「將文本變成AI聲音」、「將聲音與畫面合成視頻」幾個。而這些功能每一項都有更專、更精、更好的服務提供商，軟件自己並未做出創新，而是提供了一個「整合」服務。雖然目前看來綜合效果尚且不能令人滿意，但每一個單項功能都在迅速迭代中，隨着AI技術的發展，一鍵翻譯視頻的日子指日可待。而當包括剪接、配音、特效在內的製作技術門檻越來越低，視頻最終的競爭，還จะเป็น內容。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轉學記

一向溫文爾雅的黃校長，忽然發來信息：「方便打電話給你嗎？」我心下一驚。單從這幾個字，我就能感受到他內心的不快。認識黃校長一年多，交流頗多，不論是信息還是電話，他總會親切又周到地稱我Jackie。果然，我覆電過去，黃校長焦急地問：「泓林說要轉學，你知道嗎？」

我猶豫了。若說知道，他一定會追問我為什麼不早點告訴他；若說不知道，顯然不太真實。泓林是黃校長的得意門生，全級第一名。去年，黃校長推薦他參加了一個師友計劃，我恰巧成了泓林的導師。泓林喜歡中文，於是我在不同學校開辦文學講座，他只要時間湊得上，不管多遠都會趕來聽；泓林樂於交流，他經常給我寫信，在向我報告學業情況的同時，更會分享他對城市的觀察、對生活的感悟。

一來二去，我和泓林一同度過了不止周末——參觀香港故宮、打卡長洲，引薦泓林與報社的編輯老師們見面，帶他和其他學校的同學們行山交

流。所以，六月初當我聽到泓林和我說起他打算轉學的計劃，我一點也不吃驚。眼界開闊了、閱歷豐富了，自然對自己的未來有了新的思考和規劃，於是就有了新的選擇。

他問我的意見。我既不鼓勵也不反對。我告訴他，轉校和不轉校，「你都是我的學生，一步一步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和價值，你在進取中獲得快樂就好。」泓林聽得很開心。只是他說出想要轉去學校的名字，我有點尷尬：在那個學校長期開有文學講座，他轉去那個學校，也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想能一直聽我的課程。

幸好，黃校長是個很通透豁達的人。他雖然特別遺憾優秀學生的流失，但最終很理解泓林的選擇。我長長地鬆了口氣。



負喧集 趙陽 逢周一、三見報

說到海腸這食材，已經不只是一次美食領域的討論了，在更多人心裏，這是能媲美土筍凍、烤蠶蛹、炸知了的一場獵奇之旅。

可海鮮不可貌相，人們只知道海腸算異類，殊不知在牠背後，是一整個渤海灣的豐饒和快樂。哪怕你是一個對海鮮如數家珍的南方客，到了膠東半島一帶、在市場轉一圈，還是會深深感慨一句，「超綱了」。因為這片海域地勢平緩，洋流弱，不僅物種豐富，海鮮們的生長周期也被大大延長，換句話說，只要有耐心，就能在魯菜重鎮吃到肥美鮮活的海貨。

此地有「三寶」，海參、海膽、海腸，據說出了渤海灣就不多見。而跟前兩者的「通俗」相比，海腸無法顧名思義，牠是長在泥沙灘上的單環刺蝟，光從相貌上看，的確只有「腸」字最匹配。作為藏貓貓專家，其他的魚類用撈，牠是用挖，並且只有經驗老到的漁民才可得手，挖出來後剪掉刺，處理乾淨內臟便能下鍋。

在海腸收穫季的山東，幾乎是家家戶戶桌上都會有一道菜，海腸炒韭菜。只有外來旅人才下館子，在普通人家裏，海腸下水燙幾秒，韭菜進油鍋，再合二為一，就是雷打不動的經典。跟大多數的海鮮一樣，哪裏需要太多技巧，講究的是應時而鮮。一定不能烹飪太久，爽滑的海腸跟鹹鮮的湯汁來一首二重唱，嚼着嚼着，就彷彿吃到了洋流交匯時，那一陣絕美的鳴響。這聲音來自咀嚼時，讓人振奮的脆嫩感，拿鵝腸類比，海腸的厚度只有三分之一，所以脆是基調，在它之上，還有更高一級的靈動鮮活，絕不會吃到嘴巴受累。再說這鮮，從科學角度解釋，它的谷氨酸含量極高，所以味道上的驚艷也並非錯覺，果然人說，海腸不能看，要吃了才不後悔，吃過之後，北方海鮮「終極版大boss」就認領蓋章了。



食色判卷 逢周二、三、四見報